



源於奧運 李漢源

踏上奧運征途(八)

延續「東京奧運」香港運動員的氣勢，今年的東京殘奧會也比已往多了很多觀眾市民留意，各電視台也爭相播映更多「東京殘奧會」的賽事，觀眾收看賽事愈多，對運動員的感受自然也會愈多。

觀賞「奧運」，我們多以觀賞性、刺激性、資訊性、娛樂性為主，但收看「殘奧會」，則多以共融的眼光去感受、去支持。能踏上這個國際舞台的每一個運動員一定會有故事，可能他們要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踏上這個奧運舞台：平常人打乒乓球，是一件很普通事，當然要打到奧運絕不容易，但起步點都是簡單地用手拿起球拍；殘奧運動員所付出的努力從起跑線已經不同，如埃及男球手哈馬圖 (Ibrahim Hamadou)，他只能用嘴巴咬着乒乓球拍，再用腳作配合才能發球，要把這套動作練成可以去奧運的水平，已經是令人十分佩服。你也可以看到運動員坐在輪椅上打籃球、打羽毛球、劍擊、游泳、賽跑等，他們所做的事，已經是「能人所不能」，這是永不放棄的精神驅使，把他們帶到這個舞台讓世界看見。

香港殘奧女子團體輪椅劍隊日前於驚濤駭浪中殺入銅牌戰，面對匈牙利，賽事互有領先，戰到最後9秒，最終遭對手取分，以44比45僅負一分無緣獎牌。賽後訪問劍手吳舒婷未來發展方向時，她表示未有目標，但當問及她自己生活時，她則不禁黯然淚下，細想了一下回答：我是一個兼職運動員，過往一直很辛苦，星期一、三、五要返工，星期二、四、六、日全日要作劍擊訓練，我已經

30多歲了，真的覺得有點疲，真想休息一下……從她的訪問中也感受到，全職也好兼職也好，運動員們要平衡訓練和生活都十分不容易，能參與奧運，無論最後有沒有獎牌也好，背後都是有血有汗的。當然體育的初衷是強身健體，也能令到我們有成就感，亦會產生挫敗感，因為有輸有贏，才可以訓練到我們有更強的鬥志，磨練永不放棄的精神，所以能夠踏上奧運舞台的精英運動員，我們應該想辦法繼續支援支持他們，在他們為香港爭光之際，我們亦盡力為他們打氣！

星期日「東京殘奧」相繼閉幕，今次奧運幾間電視台聯合轉播，加強觀眾對奧運會的認識，及如何欣賞奧運，最重要今屆香港運動員表現出色，創下輝煌的歷史成績，令到全城轟動，和諧共融去支持香港運動員，希望奧運熱潮過後，社會大眾都能夠繼續保持熱忱支持體育。接下來9月15日陝西全國運動會開幕，明年2月4日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，9月10日杭州亞運會，11月21日卡塔爾世界盃，而下一屆全運會香港也會主辦部分賽事……這麼多體壇盛事接踵而至，希望屆時香港能夠繼續現時這份對體育的熱情，為香港運動員打氣！



● 輪椅劍擊代表吳舒婷、余翠怡及鍾婉萍出戰女子花劍團體賽。 作者供圖

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一家購物狂

踏入X家，好客的X太太就問：「喝點什麼呀？奶茶？咖啡？椰汁？可樂？杏仁糊？」聽後不由失笑，真以為進入了X太太茶餐廳，無意瞥一眼貼近大門的玻璃櫃面，大大小小的透明膠瓶子當中，各式各樣三合一飲料應有盡有，幾乎比一般茶餐室還要多，剛坐下來，X太太又急不及待拉開玻璃櫃門，掏出一包二包軟硬包裝小食：涼果/花生/合桃/牛肉乾/蝦片/鮑魚/百合/雪耳等乾貨，入貨時3年保鮮期，到了第4年都用不着；很多同一樣的東西，為了多買一份便宜幾元，吃不完，最終白白變壞。

X太太指著大廳另一角落對我們說：「你看X先生又買了什麼？」原來X

先生是超級電腦迷，尤其最愛手機電腦，每逢不同牌子出了新型號，他都第一時間不惜巨資買來，有時甚至拆開產品研究它的功能和結構，舊的用不着，新的又回不到原狀。X先生私人角落裏堆積如山的電腦產品和科技軟硬件，跟X太太的「食物庫」真是各有千秋。談得興起，X太太笑着承認他們一家都各有所好，打開其中一個房間的大門，教我們看看裏頭另一「風景」：從衣櫃門到牆壁掛滿彩色斑斕的球衣衣外，堆到滿滿不同類型的運動器材，要不是隱隱還看到半邊凌亂的床被和床腳下的運動鞋，真看不出是男孩子的臥室，X先生啞笑說：「孩子也有我們的基因了！」參觀過X家，真好像參觀過3處不同營業場。



● 車子愈大，自然載物愈多愈興奮！ 作者供圖

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看《覺醒年代》

終於花了幾天時間，一口氣看完被內地網民稱為「神劇」的《覺醒年代》。果真不同凡響，這部紀實性電視劇呈現的不僅僅是符合歷史脈絡的宏大畫卷，還有那個時代的生活風尚和人情世故，有激情澎湃的革命理想，有君子文化的內蘊價值，還有民初百姓的民生影像，既情節緊扣，也充滿生活氣息。

電視劇的時代背景放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1915至1921年間，這是一段中國歷史上既政治上雜亂無章又在思想上百家爭鳴的時期，尤其是由蔡元培執掌的北大校園，這裏是新文化、新思想的搖籃，也是五四運動的發源地。這也是一段重大事件最多的時期，包括袁世凱稱帝、護國戰爭、張勳復辟、護法運動、巴黎和會、五四運動、中國共產黨的孕育和成立等。

電視劇當然不是歷史教科書，卻是由一系列歷史事件引發，並由一系列歷史名人帶動，所以，看這部電視劇就不僅僅是享受「煲劇」的樂趣，還可以當作重溫歷史的輔助媒介——從另外一種形式了解歷史進程及其重要人物事跡。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已離開校園多年、終日營營役役而尚有點血性的中年人，還想借助歷史人物的

激情找回那麼一點點青春的衝動。我就是帶著這樣的想法，認真追看，個別單元還重復看。

本劇正是由人出發，首集開頭就是袁世凱簽署了喪權辱國的《二十一條》引起民憤，一群憤憤填膺的中國留日學生聚集在早稻田大學商議對策。主要人物也陸續出場，包括李大釗、陳獨秀、章士釗、易白沙、高一涵、鄒永成、郭心剛（原型為郭欽光）等，當然，還有袁世凱。

雖然這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，無論在正宗的教科書，還是便利的維基百科都有介紹，但經過電視劇這種媒介立體化地呈現和演繹，一個個歷史場景即現眼前，歷史名人的性格形象活靈活現。他們雖然逝去，但其思想和精神產生的影響卻可流傳後世，尤其是當時那種大家各抒己見、君子而不同的場面。

令我驚喜的是，在本劇中，中共兩位始創者陳獨秀和李大釗的形象得到較真實的還原，尤其是一度被批為「右傾機會主義者」的陳獨秀。作為新文化運動旗手，其創辦的《新青年》雜誌對當時的思想啟蒙起重要作用。無論是他其間及後來犯了些什麼錯誤，只要不觸及底線和人格問題，都應得到尊重和肯定。 (四之一)



方寸不亂 方芳

催谷外傭打針

政府在9月底前開放竹篙灣檢疫中心供新來港外傭檢疫，日租更低於500元。有外傭中介認為價錢合理，以檢疫21日計，比起在酒店檢疫，僱主至少節省6,300元，料僱主將紛紛「轉軌」。

在這之前，需要外傭的家庭，既要付中介公司費，又要負擔外傭的21天酒店檢疫費，未見官先打80大板，多付一筆額外費用之餘，又擔心外傭滿灘走一回，做不長久。

即使有外傭家庭，亦是心慌慌，外傭人手短缺情況下，工資因而被炒高，外傭藉口博炒，跳槽一開口就要月薪六七千元，僱主對現職外傭，或多或少都要加薪安人心，對工作要求只能隻眼開隻眼閉。隨着政府批准外傭來港，檢疫單位數量稍後增加，「外傭荒」趨穩下，中介相信「天價」工資有望逐步回落至6,000元以下水平。

新約外傭有檢疫，現職外傭又如何處？現在政府強制公務員、醫管局員工、安老院舍員工、所有學校教職員等打針，否則需自費檢疫，這政策無疑是利於防疫；但對於現職外傭，可有鼓勵打針政策，在社區建立更有效的防疫屏障？本人的家庭一分为三，都需要外傭照顧長幼，其中A家的外傭，僱主不打針，菲姐已自動自覺去打針；B家庭僱主不打針，也不要求外傭打針；C家庭僱主已打針，外傭誓死不打針。

當然，現職外傭已融入社區，也沒有特定感染群組，但外傭每天出入街市、擔負煮食、照顧兒童長者，她們還有自己的社區聚會，也有一定的感染風險。政府在制定政策，強制某些群組打針的同時，可有探討對現職外傭推出鼓勵打針的政策，以建立更好的防疫屏障？



七嘴八舌 小臻

讓莘莘學子快樂求學

昨午在港鐵車廂內見到一群穿上校服的學生在談笑嘻哈，終於開學了，相信這是近年多以來同學仔最開心的時刻，幾個學期沒見同學與老師，學校老師恢復面對面為學生講課，學生肯定比老師來得興奮，而家長比學生更開心；近兩年沒法返學校，靠線上上課，網上交功課，對廣大家長來說都是非常大的負擔。特別是幼稚園或小學生，要全天候服務孩子，陪上線上課，教功課、教做手工，照顧孩子飲食，帶他們到戶外放電，如果沒有請傭工的家長就更加辛苦，有媽媽要辭工在家照顧孩子，她們盼望孩子重返校園已久了。

除了孩子可以正常返學校上課令家長高興外，近日國家教育部公布在今年秋季學期對中小學全面落實「雙減」、「五項管理督導」措施，相信家長都很高興。教育部明確規定小學一、二年級不進行紙筆考試；其他年級要合理控制考試難度，嚴禁超課標超教學進度命題。嚴禁給家長布置或變相布置作業，學校不得以任何名義設置重點班，不得隨意增減課時、改變難度、不得利用課後服務時間講新課。考試結果不排名、不公布並以適當方式告知家長和學生。教育督導局已經把「雙減」督導列為2021年教育督導工作「一號工程」。建立「雙減」專項督導半月通報制度，將「雙減」工作納入省級政府履職督導評價，設立「雙減」問題專門舉報平台，加大督導責任，督辦、通報、約談和問責力度，令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、家庭校外培訓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在1年內有效減輕，3年內顯著減輕。

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治方式是講效率，當發現問題就立即找出方法處理，執行上雷厲

風行，雖然可能出現執行人員操作上一刀切，沒有緩衝空間給人「轉彎」，但勝在好處是能盡快阻止破壞力。

內地的「雙減」措施也令香港的家長關注，開始討論香港會否跟隨內地的措施改革？因為香港家長和學生亦承受巨大壓力已久，都渴望可以鬆綁。

香港始終是資本主義制度，在香港改革沒幾年也難成事。改革由民意主導，政府可控範圍內是政策上做平衡。因香港人眼中名校出身的人地位高人一等，家長讓兒女入讀名校是畢生努力的事，所以不少名校國際學校都是私立，受市場供求主導，家長堅持要子女躋身名校，不抗拒高壓式教學，政府也可以以行政手段阻止，需要家長改變思維才有用。

現今香港小朋友基本上沒有童年。2歲從幼稚園已經開始進入高壓圈，上補習班、興趣班，這種生涯可能直至考大學才終結，家長精神不累？經濟不吃力？當然累和吃力，只是家長有心魔，不想孩子被比下去。父母應該明白為子女選校也須因應能力而選，資質高就多培養，讓他吸收多些高難度、超前的知識。而普通孩子就讓他過正常的學校生活，讓孩子發揮專長。世上天才少，強迫孩子向上攀也未必成才，只要有利社會的就是好職業。

日前在搭電梯就聽到兩個媽媽的對話：「我已經讓小孩轉學校了，原來的學校功課太多，自己放工回家要煮飯，已很累，沒法幫孩子溫功課，轉回普通學校，孩子沒那麼吃力。」幫孩子預習和溫功課對在職家長來講真的很吃力。更不堪是當學生成績不理想時有學校老師直接叫家長請補習，補習老師就係幫學生溫功課、做預習。造就香港補習社行業愈來愈興旺，學費愈來愈高，以致成牟利行業。影響到家庭進而影響社會。



百家廊 綠永峰

白雨

在村莊，沒有人比麥收時節更關注天氣；而村莊的天氣，也沒有什麼時候更比麥收時節變化無常。

麥子在顆粒歸倉的路上，的確跟一份份家常的好天氣息息相關。眼看田裏的麥子熟透，金黃透亮的麥穗迎風湧動着。村莊到處縈繞着一股股麥香，這是成熟的味道。一塊一塊的麥子，該播種收割了。可是，死皮賴臉的連陰雨來了，一旦陸續下個五六日，不少麥子便在雨中倒伏在地長出芽來。出芽麥沒有了正常麥子的筋道不說，磨成的麵粉做成饅頭或者麵條，吃進嘴裏如同嚼膠，難以下嚥。

眼看攤在場上的麥子可以起場出粒了，一場大雨「嘩」的一下子潑下來，給人個措手不及。遇到這樣的境況，村裏人叫「塌場」。麥粒還未脫淨的稈和麥粒攪和在一起，在雨裏緊緊地貼着場面，只得等一兩天的好天氣，才能曬乾，出粒。

還有，眼看一場胖乎乎的麥粒在太陽下曬着就要入倉了，轟隆隆的雷聲向村莊傳過來，不一會兒黑雲跟着雷聲壓過來，如果風的步子再緊一點，說不準一場大雨又要來了。聽到雷聲，曬麥人心裏「咯登」一下，腳底生風，喚一家老小到場跟糟糕的天氣來一次賽跑。麥粒沉呀，起場聚集起來，那個費勁啊，汗水順着臉頰、脊背淌下來，一旦多少有點雨落下來，汗水、雨水和土場上的細土攪和着，揚起一股股刺鼻的泥腥氣，把一個人緊緊地包圍着。這個時候，我似乎流盡了一年的汗水，我要跟家人把所有的麥粒搶回家去。

那一堆裝進蛇皮袋子（裝化肥的袋子，洗淨裝糧食）裏的麥粒，每袋足有八九十斤重，繫好袋口，我兩隻胳膊緊抱蛇皮袋兩頭，再緊吸一口氣，忽的一下子就抱起裝到了農用架車上。父母親看見，嫌我小，讓我幹別的活，可我就是不聽，我覺得不趕快把裝起來的麥粒拉回家，雨一旦來臨，一切都是徒勞。於是，每一趟我拉運五六袋麥子，來回都是小跑着，就連抱起蛇皮袋卸車也是小跑着。那時候我只有十二歲，

我也說不清自己的勁咋那麼大呢？！

是的，純麥子吃大的人，勁大着呢！辛苦耕種一年的麥子，眼看就要顆粒歸倉了，誰肯睜着眼睛看着一場麥粒讓大雨給沖跑了呢。所以，一場大雨降下來之前，我們總會把一場的麥粒，一粒不落地搶運回家。最後一趟，還沒待我把所有農具收拾起來，伴隨一道道閃電，雷聲愈來愈近，雨「嘩嘩嘩」地來了，落在場上，剎時整個場面都白過了。看到這場景，我突然頓悟，村莊人為何一直管雷陣雨叫「白雨」了。

對於「白雨」，詩人李白在《宿蝦湖詩》就有所描述：「白雨映寒山，森森似銀竹。」詩人陸游更是癡迷「白雨」景致，他在《大雨中作》寫到：「食看白雨掠地風，飄灑不知衣盡濕。」兩位詩人詩中的「白雨」，說白了就是今天所說的暴雨。這雨下得急，雨點大，落在黃土地上來不及下滲，很快就起水了。那水就像一面鏡子，雨點砸在上面，明晃晃的，白裏透着淡淡的霧氣。不用說，我不會像詩人那般浪漫，有意「食看」一場白雨淋濕衣裳。我是躲避不及，渾身才被大雨澆透了。在雨裏，我噤聲地奔跑着回家，想到那些剛剛拉運回家還熱突突的麥粒，一路上滿心歡喜，尤為踏實。

自然，在收麥天，總會有一些天氣讓我捉摸不透。明明連一絲風也沒有，太陽懸在空中，只有一大塊一大塊白雲從頭頂慢慢浮過，鳥兒也不叫一聲。沒有一點雨象。可是，天突然就唏哩嘩啦地降起雨來了。雨簡直不把風攔在眼裏，不把雲攔在眼裏，不把太陽攔在眼裏，肆無忌憚地在太陽底下耍着小性子，把整個村莊都給攪亂了。我感覺滿村莊的人都奔跑着，喊着。還好，這只是一場過雲雨，幾分鐘就過去了。可是，剛剛奔忙的那些人心裏一定會像我一樣，還在「騰騰騰」地跳着。

有時候，雷聲四起，黑雲壓頂，眼看一場大雨馬上來臨。田地裏、麥場上，一個個村莊人又奔跑了起來。奮力跑在一場白雨前面。我感覺村莊人太能跑了，麥收天，即便是個晴天，即便預報沒雨，他

們也是一路小跑着。小跑着割麥，小跑着運麥捆，小跑着打碾，小跑着入倉。我想，「搶收」這個詞語，一定是出自村莊，出自村莊的收麥天。跟天搶，跟地搶，跟自己搶。「搶」，就是要快人一步，把豐收搶到手，把麥粒搶入倉。最好能小跑起來，奔跑起來。跑着跑着，突然，不知大風從哪裏趕來，把頭頂的黑雲撕碎，吹散。雷聲是不小，卻沒落下一滴雨，着實讓人虛驚一場。

有時候，村東頭的雲黑沉沉的，愈來愈多，愈來愈低，眼看一場白雨來了。村東頭的人開始手忙腳亂，已經跟一場將要降臨的白雨較上了勁。村西頭呢，天還是那麼高，薄薄的雲慢慢悠悠地移動着，沒有誰會認為一場雨會降下來。這時候，村東頭的人已經開始奔跑了起來。晾曬麥捆的人，把所有的麥捆疊起來，最好疊得尖尖的，讓雨滴沒有落腳的地方，讓所有的雨滴順着麥子的稈桿滑落在地。準備碾場脫粒的人，趕快把攤開的麥子用木杈搬到場中央，像麥捆一樣疊起來。待村東頭的人把一切收拾停當，頭頂的黑雲卻追着風跑到村西頭去了，把原準備降在村東頭的雨全部給傾倒到村西頭了。村西頭的人罵天，天不應。我心想，天哪裏聽得見呢？

面對這令人猝不及防的鬼天氣，晌午飯間，各家總會專門留人在場裏，看風看雲看天氣，若是有行雨跡象，看天氣的人便箭一樣地直奔家裏喚人。我留在場上，關注的並不全是天氣，我會至少把一半心思投入在用麥子的稈桿紮成蚊帳籠子上，蚊帳籠子有拳頭般大小，在場裏看天氣的時候是紮成蚊帳的好時機。我想早點兒紮成，說不準很快就會飛來一隻蹦蹦跳跳的大鴨呢。當然，別看我埋頭只顧紮製我的玩物，可我的耳朵靈着呢，若是聽到臨近的場上傳來奔跑的腳步聲，抬頭一看，一準是白雨又要來了。

那些年，我與一場雨的距離，正像麥收時節變化無常的天氣，有時候近在咫尺，有時候擦肩而過，有時候呢，我正追着村莊人一同在另一場白雨中奔跑。



琴台客聚 伍宗棠

半醒半醉日復日

入秋以來，有些人隨着季節的變換忙着貼秋膘，而另一些人，換季與己無關，一如既往地忙着減肥。本呆是後者中的一員。

一年四季都在忙減肥的人，多是「管不住嘴，邁不開腿」的，本呆好飲酒，自然也是「管不住嘴」。女友盛夏在深圳開了一家精緻的酒樓，店裏出品的菜式亦是精緻美味，不必說客人，就連她自己也是在自家店裏百吃不厭的回頭客。即使如此，盛夏在如何吃上亦能控制得如魚得水，但還是與本呆一樣對飲酒增重的事情感到苦惱，酒精不同於其它食物，是沒有那樣好掌控的。然而與飲酒的快樂比起來，這苦惱似乎又算不得什麼了。

早些年我獨愛白酒，外出應酬時自是會喝一些看起來「高檔」的名酒，私底下卻是偏愛高度的紅星二鍋頭，喜歡它綿裏藏針的口感和飲至微醺後的意氣風發。有次與一群詩人朋友在

小飯館吃飯，菜未點好，先喊老闆一打二鍋頭，老闆滴酒未沾，就已經被我們嚇醉了。

後來年紀大了，便慢慢地喜歡上葡萄酒。去年因去陪女兒過春節，被疫情困在澳洲近一年，卻因此像小時候第一次見到學校的圖書館，有老鼠掉進缸裏的感覺，因為澳洲的葡萄酒太多，且物美價廉，我最愛喝的一種紅酒每瓶才賣7塊錢澳幣，於是恨不得每天都能喝上幾大瓶解饑。只是，去年是本呆的減肥史上最成功的一年：我不能控制酒精，女兒卻能控制我。在女兒的嚴管監控下，嘴管住了，腿邁開了，體重亦直線下降了。當然，後來一回到國，再無人管控，便瀟灑灑灑地飛自我，過了一段「酒醒只在花前坐，酒醉還來花下眠」的日子，降下去的體重很快就又瀟灑灑灑地升起來了。

因為懷念澳洲價廉物美的紅酒，看到朋友圈的團購群裏在賣平價的澳洲紅酒時趕快跟着團

了一箱，酒一到家便迫不及待地打開，醒酒的時候聞到味道不對，倒進杯子裏一嚐，果真應了那句「便宜無好貨」，此前從不在網上買酒的本呆終於「中招」買到假酒了。幸運的是做假酒的人亦算得上良知未泯，眼前的「澳洲紅酒」僅是果汁和糖精加了少量的酒精勾兌而成，雖飲之無味，但至少是無毒的。本呆一向節儉，對無毒的假紅酒棄之不捨，便又在杯中加了梅酒、橙汁、薄荷和冰塊，將之變成了一杯味道豐盛的雞尾酒，一面喝，一面想起金庸筆下既是武學宗師又是美食家的洪七公，既能食得上好的美味佳餚，卻也不會嫌棄殘羹剩飯，若是他遇到了這瓶假紅酒，想必也是不會丟棄的吧？

盛夏說喝酒的快樂就在於酒裏那些鮮活的變化，能從中品出幸福的滋味，至於無法減肥或者遇上假酒，就像買東西需要搭售。我以為，其實搭售物的價值永遠不會超過你購買的物品本身的價值，如此，幸福的滋味便不會改變。